



马帮 走起

精致的茶与茶杯,各式蜡台,蜡烛,马灯。

文/王郢 图/王郢 孔斯坦丁 插图/愣子

作为一个法国人,营造浪漫和品质的自信,他们总还是有的。

孔斯坦丁最想要的就是又中国又精致又有马帮旅行在路上的感觉。

(左)尼汝村的马帮行走高山或是草甸上都有身心自在之态。
(右)孔斯坦丁带这条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尼汝村的人跟他也都是朋友。

孔斯坦丁从法国背回了一个45公斤重的超级豪华大帐,几个月后又买了三顶不同功能的帐篷。我和他一起在旧货市场转悠去淘那些与茶马古道生活相关的物件:行李箱、马灯、藏毯、兽皮……精致的茶与茶杯、各式蜡台、蜡烛,作为一个法国人,营造浪漫和品质的自信,他们总还是有的。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皮村有孔斯坦丁的家,也是马帮旅行的起点,旅行的所有装备都放在他的藏式大宅里,有一条名叫阿里亚斯的大藏狗守护,为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马帮旅行,我们在院边晒青稞的空地上进行了一天的实战演习,参加演习的除了我们,还有即将和我们一起出行的哈皮村人。

马帮准备

马帮旅行的客人是法国人玛丽一家,除了父母,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的妈妈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独自在中国旅行,并且一个人到过西藏,那时的中国人无比好奇,她说她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稀有的物种被围观。现在他们一家在上海,孩子上法语学校,都能讲很好的中文。

在旅行真正开始之前,我和孔斯坦丁又去了一趟昆明和大理。孔斯坦丁认为只有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箱子才配放在马背上,而且只有这样的东西安放在巨大的帐篷里才是马帮应该有的味道,他还超级迷恋很中国20世纪80年代格调的搪瓷碗、盘和热水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司空见惯而麻木的感受力,总是在另外一类人的眼中焕发光彩。

孔斯坦丁一定要在野外建一个厕所,那种户外专用的还不行,色彩和格调与帐篷不相配不行。按照他规划的尺寸,我们在大理的裁缝店里制定了两个麻布的大围帐,宽高都是两米多。又在香格里拉的农贸市场东挑西捡,找到了4根两米多长可以伸缩的晒衣杆,再加上4个大铁夹子和几段绳子。按照他的预想,要在草地上先挖出一块完整的草皮,再挖出一个坑,待用完后把草皮重新放回原位,就像从来不曾改变过,后来实施也确是如此完美。

出行的前一晚,我们亲自制作4天中午要吃的路餐三明治,面包是当天才从大理运过来的,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自然都是行家里手,我的进步也很快,并且得出一个结论:外国人吃饭真能凑合。古城临街的这个朋友的西式餐厅,因为我们而灯火通明了凌晨三点半,不时有游人走进来东打听西问问,出来旅行的人,感觉睡觉都是在耽误时间。

天刚微亮,阿里克西先带着装备奔赴哈皮村,当我到的时候,22匹马拴在门外,院里院外都是人,哈皮村的女人穿着传统的藏族服装,男人平时很少穿的藏袍因为马帮旅行也找出来。为了看起来更像一个团队,我们还给男人们买了几顶牛仔帽子和鲜艳的围巾。

昨夜下了一场雨,阳光初升起,村外的田野蒸腾起轻淡的雾,刚刚整理过的田地,雨季到来前的河滩,雪白的墙青灰色的顶,高大气派的藏式大院,都在薄雾中隐现。

孔斯坦丁带着玛丽一家从县城的松赞林卡出发,马帮沿着树林中间的小路与他们会合在村外的寺院边上,寺院起码超过了百年,可惜最老的大殿因为年久几欲倒塌在去年拆掉了,但我总还是记得之前这座山脚下的老寺院院深

深,古树相绕,清静闲雅的气韵。

第一天开始徒步总是感觉很累。从哈皮村开始就是一路上,渐渐的,村庄消失在一片树林之后,远处的香格里拉县城的轮廓却清晰起来。

我们真正的马帮旅行,开始了。

马帮继续

马帮走得很快,铃声一直远远在山间回响。当地的村庄地域范围都很大,我们在山上走了4天,也只是走过了两个村庄的一小部分。每家在山上都有夏季牧场,以前我们徒步,晚上就住在牧场的木房子里。

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在一处木房子边上吃过午餐喝过茶之后,重新上路,黑灰色的浓云从山后浮过来,雷声滚动,风里已经有水汽的味道。开始是细细的雨丝,很快就成了冰雹。玛丽说他们出发前,孔斯坦丁叮嘱他们衣服的颜色要与自然相和谐,果然,他们一家行走在山野里一点不突兀,清淡的米黄,不耀眼的白和浅绿,没有通常我们户外运动时强调自身存在的色彩鲜明的冲锋衣,他们在雨



哈皮村的老人还会赶马也很享受行走的过程,到了营地就能卧观天象。



马帮行走的第二天,哈皮村的年轻人也开始适应了在路上状态。

中行走,也只是加了一件轻软的雨衣,其实这也足够了(那些户外用品制造商们也许会不开心了……)

当地人尊崇的普查神山是一座在平地上突然凸起的锥形独立山峰,黑灰色的山顶,山体已经有些风化,站在香格里拉县城也能看到山尖。这一带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米,又风雪交加,一路都在坚持的玛丽9岁的弟弟开始高反。爸妈给他拥抱,依然鼓励他。最后还是孔斯坦丁背起他,一路狂奔去。

露营地是一片非常美的开阔地,小河清澈,初春的绿色一直沿山绵展,马帮早已经到了,马正在白色的帐篷四周溜达。5月初,草还没有长起来,哈皮村的马吃的基本是自备的干草。这条茶马古道上已没了马帮,哈皮村的马开始也有点不太适应这样的长途旅行。帐外的烟筒里冒出的轻烟正随风飘散。

太阳刚刚落山,最后的余晖拂过高山草甸,夜风变得凛冽起来。第一次的马帮旅行的第一晚,难免有些慌乱,烛光下的晚餐虽然也有些迟,随着暮光逐渐黯淡下去,炉火熊熊燃烧起来,温暖的烛光充盈着帐篷,咖啡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精美的瓷器。红酒,意大利面,饭后甜点,茶和现磨的咖啡。马帮的男人们也早已围坐在火塘边,放声歌唱并且欢笑连连。

一夜风雨,清晨,四周一片银白色,河边积了厚厚的小

雪堆。早餐桌放在帐篷外面,铺上红桌布,玻璃杯里倒上白牛奶鲜果汁,阳光初升起,赶马走过的小伙好奇地看着这严整的早餐,孔斯坦丁似乎把马帮旅行当做了行为艺术,而且很有几分自鸣得意。很中国20世纪80年代记忆的搪瓷碗,里面装的是专门从大理运到香格里拉的小点心。孔斯坦丁最想要的就是又中国又精致又有马帮旅行在路上的感觉。

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把这个垭口命名为玛丽路易山口,前后的两个名字是他们各自曾爱过的姑娘的名字,孔斯坦丁说,唉呀,以前所有的山也都没什么名字,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他们同时决定,每次经过这里都在山口放上一块石头,直到在现在的玛尼石堆边上堆成一个新的。看起来,未来每一次马帮旅行,都会是他们对曾经爱过的怀念。

站在这个垭口四周观望,可以看到哈巴雪山,稻城亚丁的雪山山峰,山与光影更有变幻其中。孔斯坦丁是一个情感丰富且肯于充满展露的人,他说上次经过这里,面对如此大气概美景,他感动得哭了,说着眼泪似乎再次充盈眼眶,是为了他曾经的爱呢,还是果然景色太美?!

午餐时间总是适时会有夏季牧场的木房子出现,放养的牦牛见到人来,没有丝毫侵犯的意思,好奇地观望。阿里克西带着马帮从山的背后攀登而上,在山梁上形成人与马前进中的剪影,就像是电影中常见到的配以主打背景音乐,准备展开故事高潮部分的铺陈片段。

阿里克西拥有工学与哲学双学位,曾花多年时间在撒哈拉沙漠和索马里海峡旅行,这让他爱上了荒漠。2006年,他在毛里塔尼亚的沙漠上骑骆驼旅行,回来后写下了《荒原四十天》。过去两年里,他在云南为非政府组织“湄公河的儿童”担任志愿者,致力于湄公河、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流域少数民族儿童的



阳光初升起,马在露地周边漫步,孩子们正在吃早餐,见到父母从帐篷里走出来,马上跑上来拥抱着早安。

教育,每次去那一带,都需要徒步,这可是他一直最爱的运动。阿里克西酷爱攀岩,哪怕是在最劳累的徒步过程中,只要能徒手攀爬就放倒背包,立刻行动。每次露营他都背着扁带,只要能找到把带的两头拴住的地方,他就跳将上去。

马帮终点

这一晚的露营地在一片山林下面的草场上。时间还早,昨天没来得及的厕所也搭起来了。小河里淘米洗菜,孩子们玩着扑克,马帮安顿在木房子里。中式晚餐之后,大家聚在火堆边上,孔斯坦丁和阿里克西的法语二人组自然是要表演的,玛丽一路上都拿着歌本学唱新歌,现在也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哈皮村的年轻男女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马帮旅行。可是他们每家都有山上的夏季牧场,他们从小就对野外生活不陌生,烧起一堆干树枝,用一个搪瓷杯就可以煮出很好的米饭,自带的青稞饼架在火上烤得酥脆,干的猪膘肉看起来是光可鉴人的通透的肥,吃起来却很有劲道,没有油腻的感觉。夜晚,只要一堆篝火,他们就可以唱大半夜的歌,兴之所至也要来几段集体锅庄,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有享受即兴欢快的热情。

卓玛是孔斯坦丁的房子原来的女主人,香格里拉的藏族女人在20岁之前都已经结婚甚至生子了。33岁的她虽然大女儿已经初中三年级,可还总是有羞涩的神情。在很多西部村庄,我经常会遇到这样偶尔的孩子气和一脸羞涩的妈妈,我们相互微笑,彼此好奇,我们是彼此寻常生活中的惊鸿一瞥。

再往前走就进入到尼汝村的地界,一清早哈皮村的人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返程。卓嘎说这里虽然是他们村的地,可她从来都没有到过这里,更没有过

马,走了二天的路比在县城打二天工还累,但是大家赶马一起走路,目的只是为了玩,挺有意思,这回她高反了,下次就好了。看,他们已然在期待下一次,这才真正是我们做马帮旅行最期望达到的目标。

帐篷里已被阳光照得通透,吃过早餐喝过咖啡,品过茶,尼汝村马帮的铃铛声从山的另一边传来,尼汝村在偏远的山区,每家每户都养马,夏天也要赶马到高山上的夏季牧场,对于马帮旅行,显然他们比哈皮村的人更在行,同样是赶着22匹马只需要6个人,而哈皮村的16个人还有几分忙乱。我们带着玛丽一家,马驮着我们的午餐提前出发。马帮收整帐篷随后而来。

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是3个大湖组成的,站在高高的山冈上,蓝色的湖在一片绿色的山谷下面,几道小河在山的一侧开阔地转了几道弯成为漂亮的曲线,几户尼汝村夏季牧场的木房子就在河谷上。

在河岸上打开行李,法国女设计师设计的一大块帆布,可以因为不同的扎帐方式而变成各种临时营地,昨天被四根帐杆撑起就是遮阳帐,现在两角扎在地上就成了防风营地。孔斯坦丁现场制作三明治,口味还各有不同。羊群走过,几只羊走近站住好奇地看,被“巴勒”的一声吓吓得立刻四蹄狂奔,留下一道烟尘。这只叫“巴勒”的狗是孔

斯坦丁的“女朋友”,她已经跟随他徒步过很多次。孔斯坦丁一直说“巴勒”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青稞,可是青海的藏族朋友听后笑了:“哈哈,巴勒,我们那儿说是肉包子嘛。”

翻过一道山梁,走出密林,玛丽一家发出了惊呼:一条下山的蜿蜒小路直通向大片的开阔山谷的正中央,那里有我们的四顶白色帐篷。远处雪山在云里飘,小河围绕着几间木房子,22匹马信步由缰。

外面下着雨,孩子们坐在餐桌前唱着歌切着菜。阿里克西把咸肉丁放在平底锅里煎炒了很久,然后把打散的鸡蛋浇上去,做成一个咸肉鸡蛋饼,色味十分诱人,点燃蜡烛,大家用法国的方式拍手,唱歌欢迎晚餐的开始,“夏露达……”然后用法国南部的语言干杯庆祝,这是马帮旅行在露营地的最后一夜。

最后一天的路不远,天一直在下雨。我们在山路上遇到了两个赶马的小男孩,这几天学校正放假,他们和爸爸

一起给住在夏季牧场里的爷爷奶奶送些物资,他们在林中的小路上打着雨伞,穿着一双小胶鞋,哼着小曲蹦蹦跳跳随马而去。山里的孩子还没有远离与马相近的生活。

尼汝因为是在风景区里,这一带已经有了路标,山口上曾经是夏季牧场的木屋也被挂上了一块牌子,成为自助游客人的休憩地。虽然破败,也能在风雨的天气安顿一下。孔斯坦丁正在准备午餐,玛丽和她的朋友把屋顶的木板重新装了一下。马帮赶马的呼喝声和马铃声从山谷下传来,我们欢快地站在雨里带着他们转过山梁,一起出发。

从这里就全是下山的路,植被更丰富,雨中的树林绿得饱满,河水很急地向下流。正在读初中的玛丽在上海读法语学校,但每周都有中文课,我们从绿的形容讲到中国的诗意,然后说到了《红楼梦》。她说她的法国朋友都很美

马帮旅行:

1. 溜达马帮旅行除了这条路线也会结合不同的行者的要求而安排。出发点在香格里拉,可以去四川稻城的亚丁,云南的怒江等地。如果有兴趣来一次马帮旅行,英文EMAIL可发至 chinereelle@gamil.com 中文发到 greencup1010@hotmail.com。孔斯坦丁的中文非常流利,交流没问题。15894367094。
2. 跟随马帮旅行,除了自备的衣物,吃喝基本上就都不用准备了。
3. 马帮旅行最好的时间是4-6月初,7月底到10月底,这时段非雨季,天气晴朗,景色宜人。
4. 马帮旅行并不是随叫随到,起码需要提前一个月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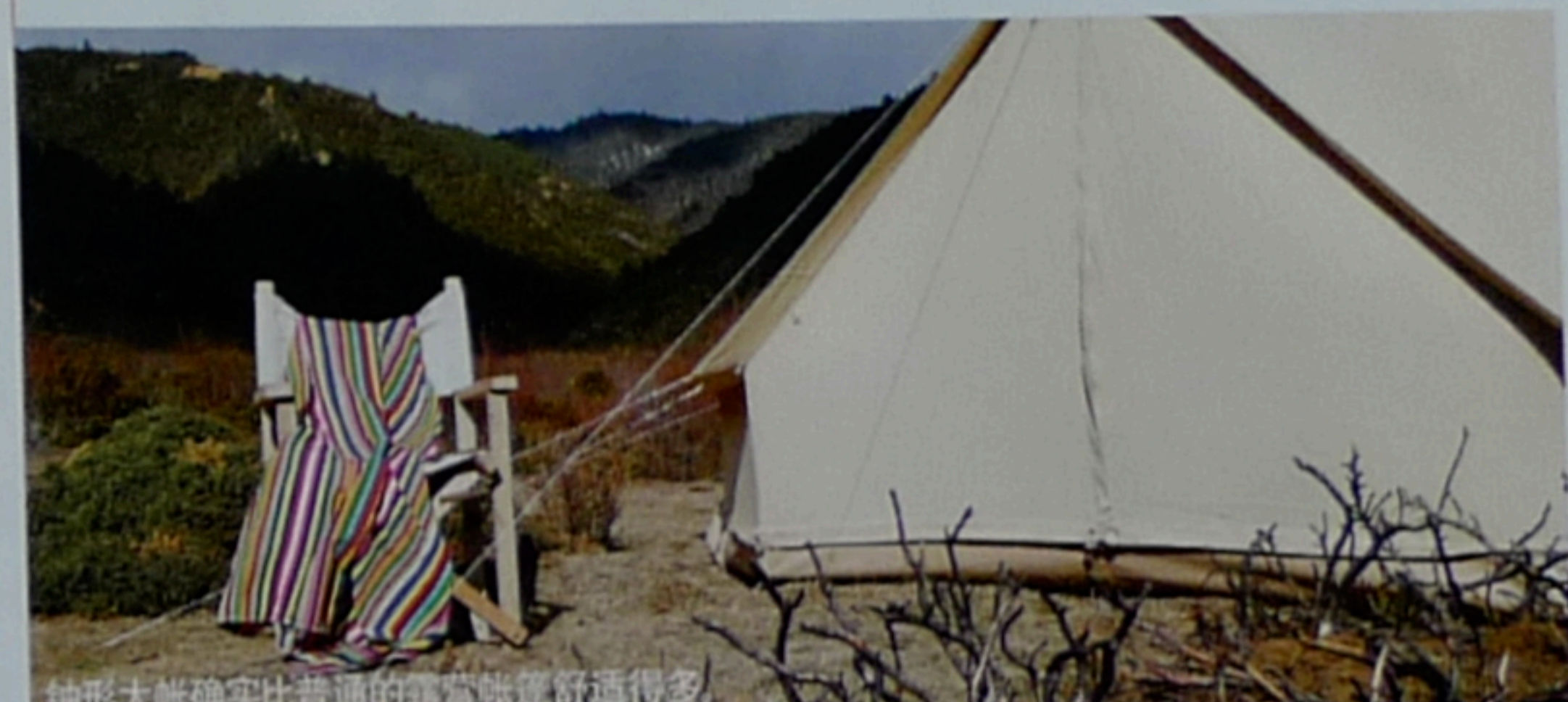
靠她可以讲中文,她想要回法国去读大学,然后再回到中国,她以后想做一个志愿者,比如到香格里拉这样的地方教书,或是做医生。未来毕竟很远,可是,她现在知道了哈皮村,知道了深山里还有一个村庄叫尼汝——我们在谈论旅行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站在河对岸就可以看到尼汝村,村庄在大山下面沿着两座小山而建。村庄外有九座神山。尼汝村在四川、西藏和云南的交界处,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服饰和生活习俗也是综合过的,尤其是在节日里,当他们全体集合全体盛装时。

美国人郭凯文和当地人在尼汝村合做了一个客栈,有雪白的床单,可以洗澡,有水冲的厕所,有可以看到风景的巨大的窗户。还有宽大的厨房可以从容地做一次早餐。

这家的阿妈啦娘家就在哈皮村。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她来到这边的山里修水电站,遇到了这个村子的现在的老公。晚上他们两个人依靠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各持一瓶啤酒,阿妈还是像小姑娘一样绯红着脸不时地用手肘推动自己的男人笑个不停。

是的,我们爱旅行,可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还有另外的姿态。□



钟形大帐确实比普通的高富帐舒适得多。



行走在路上能住得这么舒适,人人都愿意在路上看美景了。



尼汝村每年农历九月十五都会有转山跑马节,盛装之下的尼汝村人马都气贯长虹。